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秀碩博士論文精要

一、論文名稱：系譜·屋家·女兒：一個粵東宗族組織重建與蛻變的探討

二、作者：潘秋伶

三、獎助年度：99 年度

四、獎助金額：新台幣陸萬元整

五、研究過程：(含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等)

本研究以當代宗族復振活動為主軸，討論粵東村落宗族組織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社會適應及其運作模式。研究對象為廣東省梅縣的南口潘氏宗族，該村落的社會特色為廣泛的海外關係與單性宗族組織。研究材料為筆者於 2006 年 7 月至 9 月及 2008 年 7 月至 9 月在廣東梅縣僑鄉村的田野調查及隨機訪談，同時蒐集了村落中的老族譜與改革開放後重修的族譜，作為文本的分析與比較。

過去學者探討宗族時，比較著眼於大的組織框架，筆者則希望藉由身為族人的角色，細部地透視與描寫宗族內部組織的運作。透過「我」與潘氏族人間的互動，將自身放入文化脈絡中，使研究者既為觀察者，亦是被觀察者。

研究方法採用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及訪談，並輔以歷史學方法收集地方文獻史料及族譜。筆者考察的重點在於了解潘氏宗族透過修建祠堂、祖墳和重修族譜的方式，展現 80 年代之後宗族活動的復甦，筆者並且參觀了僑鄉村內各大小圍龍屋及祖公廳，蒐集到鄰近村落及其他姓氏近年重修的族譜，同時也得到地方上的知識份子對宗族活動的描述和紀錄性文章，希望能夠透過宗族活動及其修譜之探討，可以較清楚了解當地的人口來源、土地開發、社會發展以及該宗族的內部結構及運作模式。

六、主要研究發現

廣東省梅縣的南口潘氏宗族的子孫，自「寺前大老祖屋」分支之後，大多仍在祖屋附近居住，形成聚落。這些族裔們於 2003 年開始編修族譜，他們如何將對於親族關係的定義及想像，反映投射在族譜重製的過程？筆者試圖以身為海外第二代族人，卻在宗族世系表上被排除的女性身份，探討在傳統漢人父系社會制度下，族譜世系表上沒有位置的女性，如何在心理層次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間理解當代宗族組織。明清時期以來，原本就特別發達的華南地區宗族組織，與 1980

年代後重新復振的當代宗族組織又有何差異？經由實際田野調查探訪，發現族人對於蓋新屋以及宗祧的繼嗣群特別關注，因此筆者擬從族人修建祖屋與新屋的意涵，以及二版族譜的建構過程，瞭解當代中國宗族結構如何回應國家政治政策的變異。

華南地區的宗族一向特別發達，宗族團體佔有特別重要的社會勢力。在以潘姓為主的南口僑鄉村，宗族制度長久以來發揮整合村落社會的功用。明清時期，在國家勢力無法直接管轄到基層民間社會時，由宗族裡的長輩組成叔公頭組織，來管理眾人。毛澤東時代，叔公頭被歸屬於劣紳階級，無法避免被批鬥。在當時的政治氛圍裡，「貧窮」反而造就階級流動的可能性。被顛覆的不只是階級位置，宗族組織結構也因階級批鬥而瓦解，消逝的族產再也無法支持祖先崇拜儀式，爾後的宗族活動資金則依靠海外僑裔捐助。大批旅居海外的華人與留在原鄉的族人，透過修葺祠堂、重編族譜以及對教育、村內建設出錢出力的方式重新展現宗族的凝聚力。在中國社會和體制轉型並進的現在，村落中的宗族組織也因應社會的變動，隨之影響了家族結構及其型式，這些改變亦展現在新修的族譜編寫方式。

對於聚族而居的梅州客家人而言，居住的「屋」具體表現了抽象概念的宗族及其家族分支。因此在這座屋裡有份與否，可以確認何人有權利使用祖公廳、何人必須義務幫忙喪葬之事。近年經濟發展之後，居住祖屋內的人數已經大不如前，因為一胎化政策的關係，人丁漸漸減少，年輕一輩的族人也因工作往外發展，有辦法的人就另造新屋，所以「大老祖屋」與各座祖屋都逐漸成為空殼。雖然如此，祖屋的存在仍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特別是展現在祭祀的順序。

中國漢人社會文化強調血統，華南地區尤其是利用「祠堂」與「編纂族譜」來維繫著宗族。建造一間宗祠意味著一個宗族的形成，隸屬於一個有宗祠的宗族不僅意味著合法的社會地位，同時也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能力。而族譜存在的意義就是用來確認宗族成員的資格，聯繫家族成員、決定誰能夠來拜祖先、確立彼此關係，並且提供了與其他同姓宗親發生關係的依據。因此，誰能被書寫在這個族譜上，誰被確認為祖先，便是一件極其重要之事(Faure 1992)。至於女人又該怎麼被書寫在族譜上，更是扣連著傳統漢人家庭制度的原則。南口潘氏族人所關心的問題，在於「財、丁」的興旺。祈求千子萬孫是族人共同的期望，因此在修訂族譜時，便以展現「人丁興旺」為首要條件。

南口潘氏宗族重製族譜主要是為了確認子孫行使祖公廳的權利與義務，以及確認房子/圍龍屋的居住權。一般的族譜都會將顯赫的祖先書寫入譜，而潘氏則更進一步的透過重製族譜之機會，將被民間流傳故事視為奸臣的遙遠祖先平反。人丁興旺的南口潘氏在修譜過程中，便吸引大埔縣的潘氏宗族前來依附。大埔潘氏與南口潘氏既不具實質的血緣關係，地緣關係又相隔甚遠，所以便透過「聯宗」的方式達成血緣與地緣組織間的連結，也讓潘氏宗族藉此達到敬宗收族的目的。透過文字記載的血緣系譜關係，族譜也將親緣紐帶發揮最大作用，讓族人利用同宗關係在行事上發揮最大的作用。

當代人透過修編族譜，重新確立了宗族成員的系譜關係，同時也確認了世代間的輩分次序。新修的族譜也把女性子孫書寫入譜，但原則上女兒的名字不會呈現在世系表上，因為女兒是被期待嫁出去的。然而，因為國家生育政策對於子女數的限制，為了解決傳承的世系問題，女兒將會「條件式」入世系表，表面上的男女平等背後仍隱藏著傳統的父權思想，女性依舊是「依附」在男性之下，所以潘氏的女兒在族譜中並非直接被視為族人，而是得看其「婚姻狀況」來決定。招來的女婿已改姓潘者，就以「女婿的名」上譜，未改姓則以「女兒的名」上譜，並登記為配誰為夫，他們所生的子女則視其「改姓與否」來決定入不入譜。

修族譜者，通常是宗族內的菁英，所佔人數比例很小，但是掌握修譜的內容及範疇的權力最大。而被寫入族譜、佔有廣大人數比例的其他族人，因為知識水平的差異，反倒是被記載的最少，往往只是族譜上的一個名字而已。族譜被大部分的族人視為僅是一個形式而已，對於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來說，記載的真實性與否並不會影響其實際的生活。祖先崇拜的意識依靠的是上一代口傳與行動實踐，如果沒有具體的行動及文字的記載，這些活動都會漸漸消失。當掛紙(掃墓)與其他祭祖活動不被強調、不再實際運作的時候，便會在族人的記憶中逐漸地遺忘，因此透過族譜上的文字記載將使得族裔有所依據。

雖然重修族譜的書寫原則仍以父系世系群為優先，但是一胎化政策使得男女都將成為傳後人，為了解決族譜上世系延續的問題，女性已開始被記載入譜，儘管仍是條件式入世系表，卻是幾百年來族譜書寫上的突破。其他的宗族活動，如祭祖、掃墓已不再排除女性參與，甚至是祖先墓碑上的子孫名字，也開始將女兒的名字列入，這些改變都是中國當代宗族活動重要的特色。

## 七、結論及建議事項

本研究透過南口潘氏宗族的蛻變與重建的觀察，歸納出現代宗族復甦的特色。筆者認為復振的宗族活動盛行於廣東、福建等過去宗族組織就特別發達的地區。這些地方的居民對於祖先崇拜等傳統儀禮特別重視。因為地理環境與歷史變遷的關係，華南地區擁有廣大的海外華裔成員，形成家家都有南洋客的僑鄉村落，這些海外成員對於修復原鄉的祠堂、祖墳與族譜出錢不遺餘力，他們在中國對世界開啟商業大門之後，也將首先獲得故鄉族人的支持，進而發展在內地的事業。透過當代重新編修的族譜，原本被社會主義視為所謂的「封建思想」，如彰顯祖先的功績、歷代科舉有功名的人，以及對當代歷史的政治活動特別有貢獻者，又重新被喚起記憶與崇拜。此外，最為筆者所關心的就是女性族人對於宗族復甦的貢獻。雖然在宗族社會中，女性地位相對卑下，大部分的女性對於修譜之事也毫不關心，然而女性卻透過準備祭祀的過程記憶了祖先。現今海外女性族人捐資修譜、修祠堂時有所見，也有女性族人的夫婿為了紀念妻子而捐獻資金給鄉里蓋學校、修橋的事例。雖然族譜的書寫原則仍以父系世系群為優先，但是女性已開始被記載入譜，儘管仍是有條件式的入譜，卻是幾百年來族譜書寫上的突破。其他的宗族活動，如祭祖、掛紙(掃墓)已不再排除女性參與，甚至是祖先墓碑上的子孫名字，也開始將女兒的名字列入。這些改變都是中國當代宗族活動重要的特色，但是因為改革開放迄今的時間不夠長，當代宗族的發展還有待觀察，未來還有很多可以探討的空間。